

人的记忆，如同潜藏在蚌壳中的珍珠，岁月之河的流逝，不会磨灭这些记忆

晶莹的记忆之珠

赵丽宏

读这本书，不时引起我的共鸣和回忆，因为，书中所描述的场景和气息，对我来说都不陌生。建兴先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很多经历，都是我熟悉的。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回忆和记述，写得生动细致，让人有如临其境的感觉。这本书，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回忆，也可以让读者从中了解上个世纪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。

建兴先生记忆中的往事和人物，不模糊，不含混，都是真切清晰的。他对童年生活中的种种经历，如数家珍地徐徐道来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读他的文字，可以听见昔日弄

堂中的人声喧嚷，可以闻到从邻里楼阁中飘出来的生活气息，也可以认识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人物。尽管家境清贫，生活中并不事事顺心，但童年的纯真，童年的欢乐，人间美好情感的交流，在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失。

建兴先生对昔日生活的回忆是全方位的，很多细节和场景，那么深刻地藏在他的记忆中：木拖板、白衬衫蓝裤子和白球鞋、储蓄罐、压岁钱、元宵灯谜、兔子灯、小菜卡、煤球店、老虎灶、蛴蛴、火花、零食、包糖纸、手工编织、乌龟车、军棋、足球、康乐球、电影票、照相机、三五牌台钟、挂历、公交月票……这些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触摸过的事物，每一件都引发出他记忆中生动的故事，也联系到与之相关的人物。他的描述非常生动，不是简单空泛的介绍交代，而是有声有色的描写，文字中有精微的细节，有曲折的故事，有生动的表情，有香甜苦辣的气味，有高低起伏的声音。这样的文字，引人入胜，是吸引读者的。正如作者所言：“人对味道的记忆是有感情的。那些苦涩的回忆，留下多少难忘的瞬间。”

歌声里的深情

曲令敏

那一年，我也曾为思念一个远在海南的人瘦得形销骨立，吓坏了身边的亲人。那是一种无可言说的人生经历，爱情是病，无药可医。哪怕是落身尘泥，被酱死在柴米油盐里，那时、那人、那情，终是难以忘怀。泪水纵横时，最明亮的星星是秋千架，我依着李健天鹅绒一样的歌声，闭上眼睛，听任他深情款款，把我带进回忆的天空，与美好的韶年重逢，青青的眉眼，黄毛茸茸的脖颈……

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没有人，就像遍地刺槐结不出人参果。你说诗说画说音乐，没有人懂你的休止和留白。雪落无声，偏要听，又有几人听到那飘渺在九重天上的仙乐？又有谁听到过蚀人人骨的爱与痴？一曲《雪落下的声音》，轻轻地哼唱，这爱而不得的情殇，比陈年老酒更浓，比离人的目光更荒凉。这一刻，我让《雪落下的声音》单曲循环，任这颗饱经沧桑的心被生风掏空，抛在四顾茫茫的戈壁滩上，被风雪吹透，让完好如初的深情像涓涓温柔途经百川。

那年看《延禧攻略》，触动我的不是丝丝紧扣让人眼花缭乱的剧情，也不是别人念念不忘的“白月光”，而是那首《雪落下的声音》。我不是傅恒，也不是富察皇后，挥之不去的只有渴望与怜惜，怜惜那原本与生俱来的“英雄梦想”——人世间最美最纯的爱情。听李健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我也曾听得如醉如痴，甚至说出“如果没有音乐和诗，这世界就不配活”这样的蠢话来。被李健改了词的这首歌，是我听到的最美妙的情歌。

那一年，我也曾为思念一个远在海南的人瘦得形销骨立，吓坏了身边的亲人。那是一种无可言说的人生经历，爱情是病，无药可医。哪怕是落身尘泥，被酱死在柴米油盐里，那时、那人、那情，终是难以忘怀。泪水纵横时，最明亮的星星是秋千架，我依着李健天鹅绒一样的歌声，闭上眼睛，听任他深情款款，把我带进回忆的天空，与美好的韶年重逢，青青的眉眼，黄毛茸茸的脖颈……

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没有人，就像遍地刺槐结不出人参果。你说诗说画说音乐，没有人懂你的休止和留白。雪落无声，偏要听，又有几人听到那飘渺在九重天上的仙乐？又有谁听到过蚀人人骨的爱与痴？一曲《雪落下的声音》，轻轻地哼唱，这爱而不得的情殇，比陈年老酒更浓，比离人的目光更荒凉。这一刻，我让《雪落下的声音》单曲循环，任这颗饱经沧桑的心被生风掏空，抛在四顾茫茫的戈壁滩上，被风雪吹透，让完好如初的深情像涓涓温柔途经百川。

春天从立春开始？当然没有错。这时候的“春”已经站“立”起来让人看得见了。春字“从草从日”，本质属“阳”。古人认为，阴阳相生，冬至是阴的极致，也就是阳的开始。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只是这时候的“春”还潜伏在地下，不为人知，但是扎根于大地的花儿已经耐不住性子，要排队登场了！

朵朵春花开在古诗词里

韩可胜

经过从冬至到小寒一个节气的酝酿，首先登场的是梅花，所以梅花是百花之首。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，孤独的梅花傲霜斗雪，唤醒了春天，也鼓舞了严冬中的人们。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”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……盛赞梅花的诗词最多，也最美。百花守信，所以叫花信；吹开花信的的风，叫花信风。花信风从小寒到谷雨，共八个节气四个月，依次为小寒节气的梅花、山茶、水仙；大寒节气的瑞香、兰花、山矾；立春节气的迎春、樱桃、望春；雨水节气的菜花、杏花、李花；惊蛰节气的桃花、棠梨、蔷薇；春分节气的海棠、梨花、木兰；清明节气的桐花、麦花、柳花；谷雨节气的牡丹、茶靡、楝花。当然，大千世界远远不止这二十四种花，比如常见的还有月季、鸢尾花、丁香花……

诗词中。每种花都有人爱，都有人写。梅花之外，写得最多的就是夏天的荷花和秋天的菊花，古人赋予了它们或坚强或纯洁或隐逸的人格。放下夏秋的花不表，春天写得最多的是桃花，其次是李花、杏花、梨花和海棠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再也没有什么字比“灼灼”更好了，那种灿烂得烫人的感觉扑面而来。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

相映红”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”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鳊鱼肥”“山桃红花满上头，蜀江春水拍山流”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”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“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”。如果要找春天的代言人，非桃花莫属。

“松竹梅岁寒三友，桃李杏春风一家”是常见的名联。有趣的是，李花常常做桃花的跟班在诗词中成对出现，“洛阳城东桃李花，飞来飞去落谁家”“草色青青柳色黄，桃花乱落李花香”“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”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……杏花幸运多了，总是单独唱主角：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

夜光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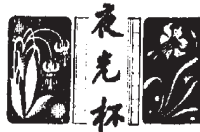


残荷莲心 (中国画) 庄艺岭

口的修鞋匠……每一位出现在书中的人物，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书中最让我感动的，是对亲情的描绘。父亲，母亲，哥哥，不断地出现在建兴先生的回忆中。母爱和父爱，无微不至地浸润在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中。生活的窘迫和家境的清寒，并没有妨碍父母对子女付出温暖的关爱。如那篇《白衬衫、蓝裤子和白球鞋的记忆》，就很生动地记录了父母对儿子的爱，母亲通宵缝补裤子，父亲用白粉涂球鞋，这样的情景，让人动容。让童年充满阳光的不是，不仅是父母之爱，还有手足之情。出现在回忆中的哥哥，也让人难忘。为了满足弟弟的心愿，给弟弟创造一点快乐，哥哥费尽心机，为弟弟自制康乐球。去农场后，还利用业余时间，精心为弟弟裁剪缝制了一套“的确良”面料的绿军装。这样的兄弟情，非常难得。建兴先生的哥哥，让我联想起自己最近写的长篇小说《手足琴》，小说中，哥哥大麦亲手为

热爱音乐的弟弟养麦制作了一把小提琴。虽然是虚构的故事，但也是源自生活，是那个时代的兄弟情深。

我和建兴先生是同时代人，虽长他几年，但我们经历了相同的时代。他的这本新作，是对上海弄堂生活的回忆，是他自己成长过程的真实记录。书中那些真实生动的文字，不时触动我情感的神经，让我感动，让我共鸣，并引发我的回忆和思考。这样的回忆和记录，其实也是一种历史书写，真实的历史，正是由很多这样的回忆和记录组合而成的。这正是这本书的可贵价值。



小时候，居住在上海广东籍人士较多的虹口区四川北路附近，那里开有许多广东特色的食品店，一定好、广茂香、叶大昌、新亚酒店、珠江点心店……特别是武昌路一带的马路

上各色粥店和粥摊，更是火爆，走过路过的人都会来碗老火粥。一碗老火粥下肚，顿时神清气爽、精神抖擞。

当年在武昌路四川北路街口，有家很小的粥店，主人是来自广东潮州的中年夫妇，他们家熬的粥，特别粘稠，且品种多：鱼片粥、猪肚粥、猪肝粥、海鲜粥、皮蛋瘦肉粥、油条生菜粥等，由于比较正宗，适合粤人口味，受到这一带人的欢迎。那些居住在附近的北仁智里、南仁智里，以及稍远点的永安里、四川里等弄堂里的广东籍人，都会到这家店来喝上一碗粥，居民们说，那是来自家乡的味道。

我虽不是广东籍人，但母亲年轻时逃难曾在广西、广东一带停留过，对广东

这里被称为水乡。黄包车夫在他们的黄包车上等待，真正的黄包车，遮篷全是土黄色的，看到游客走下旅游车，他们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，略微抬一抬屁股问道，坐不坐？游客一边往前走一边摇头。河在哪里？游客在最后一个面前停下来问。车夫平静地指出了方向。

在马路步行了十分钟左右，游客向左拐进了巷子，据说，它将蜿蜒到河边。游客在巷子里漫步，狗儿轻捷地从他背后赶上，快步小跑起来。四个年轻人围坐在太阳下的方桌边打着麻将，其中一个的腿上盖着一块方毯。她们背后，黑色的门边，一个小女孩啃着一只苹果。

几乎所有的前门都敞开着，一只只小巧的粽子被捆着，横七竖八地躺在长桌上。女人从门后睡眠惺忪地出现，拖着软底棉拖，搓着双手，慢慢地扯过一小包大头菜，味道很好的，自己腌的。的的确确。隔壁人家的女人在这期间一直沉默，她只是默默地抬着头望。身体裹在咖啡色羽绒外套里的游客经过了她的长方凳，她小心翼翼地指了指上面的笋干青豆。旁边是看起来十分相似的大头菜，一小包叠着一小包。游客踱到了小巷对面，停在一个古玩摊前，看起来十分在行地敲打起一对玉镯。趴在摊旁玻璃柜台上的只猫悄无声息地跳下地，溜向昏暗的房子深处的某个角落。游客继续往前，一个一心一意涂抹、时不时停下来凝视前方的身影激起了他的好奇心，他从侧面看见了黛瓦粉墙，黛瓦粉墙正在再接再厉地继续延伸，对于这样一幅常见的水乡风光画，游客的反应只是眯了眯眼睛。

他沿着河边的石板路向前。几分钟后，他看到一座石桥。红色棉外套，深蓝牛仔裤，黑色中跟鞋，手里拎着一只小包的女子正望着镜头微笑，他立刻加快脚步，从她侧边挤入中间，低着头走了过去。他回了一次头，那个倚着栏杆的姿势已经消失了。一群男孩从他身后奔来，撮炮嘞、嘞响着，追着他们。

在一直铺进河水的台阶上，他看见了一个船夫。河里停着五艘木船，其余的船夫坐在各自的船上。河面上因为风形成的涟漪不断向前推进着。他向他们走去，并向他们举起相机。一个把脑袋扭向了另一边，一个向他微笑了，一个钻进了船舱，另一个没有动，已经在船头的日光下睡着，岸上的船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生意不好吧，他蹲下身子，一阵风吹来，他把外套上的帽子掀上来盖住脑袋。嗯，冷。岸上的船夫现在盯着河水。他再一次举起相机，同时手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下，往船那边靠靠。船夫没再吱声，动了动脖子。对，再过去点儿。

游客继续独自前行，现在他走进了长约百米的廊棚下，木架瓦顶，阳光于是不见了。

老火粥

龙钢

的饮食特别喜好。这一喜好也影响到了我，因而我也特别喜欢喝老火粥。这家店的男主人每天清晨三点多就起床开始熬粥，掌握火候。下米煮开后要拿着勺子不停地搅拌，防止米粒粘锅或溢锅，在米粒开花爆破组织时，用小火煮熟。早晨六点多一大锅粥就煮好了，而男主人的妻子手脚麻利，准备着各种食材，夫唱妇随，只等食客上门。最喜欢喝的粥，莫过于鱼片粥和皮蛋瘦肉粥，这也是这家夫妻老婆店最具特色的粥，食客们一落座，主人便知要点哪款粥，因为来的都是回头客，且大都住在附近的南、北仁智里，平时的性格爱好都一目了然，甚至到了你不用点单，主人便会将粥端上。

武昌路上老火粥，已成为一种记忆。如今，那里的粥店已被一幢幢大楼所取代，再要吃到正宗的老火粥，已然不易。或许是上了年纪的关系，却还常常惦记着那武昌路上老火粥。

海棠已是绿肥红瘦时

周丹枫

去冬一位学生送的盆栽海棠，经历了严冬，到了阳春，在温暖的阳光下，适时地施肥浇水，终于从“小蕾深藏数点红”到所有的花朵迎着春风怒放了。看到那满盆鲜花，内心的喜悦无法用笔墨形容。

我这个94岁的老人为了掌握养护海棠的方法，查阅了不少书籍资料，叩问了多位擅长于养花的友人。花的品种不同，养护的方法也不同。比如瑞香，爱温暖湿润、半阴半阳环境；海棠则喜光照充足，不耐阴。一旦弄错，就会

伤及花木。俗话说，六十岁学吹打。我是鲑背之年学养花，虽也很费心思力气，却乐在其中。这盆朵朵鲜花盛开的花，确甚赏心悦目。但是花开始有花落时，此乃自然规律，不必伤感失望。只要好好养护，待到来年春日，定会再见满盆鲜花。

话虽这样说，内心却没那么豁达。清晨起来，会情不自禁地首先到阳台上看看海棠花。每当落

十日谈

碧绿生青的荠菜，如同春天的原野般色彩明媚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出门俱是赏花人 责编:吴南瑶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